

独 鹿 系



辞

蒋浩诗集

上海三联书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独 漉 系



吟辞

蒋浩诗集

上海三联书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漉诗系 / 郑单衣、蒋浩、姜涛、孙磊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1

ISBN 7-5426-2148-3

I、独… II. 郑…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8990 号



出品/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特约编辑 / 麦坊 李琳子

装帧设计 / 张羽洁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独漉诗系

修 辞

蒋浩 著

出 版 /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200031)

<http://www.sanlianc.com>

发 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021-62865537 传真：021-62860410

印 刷 /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

开 本 / 890 X 1240 1/32

字 数 / 330 千字

印 张 / 7.375 印张

书 号 / ISBN 7-5426-2148-3/I.255

定 价 / 72.00 元 (共四册), 本册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编者前言

很久以前，东海边住着打鱼为生的渔民。他们顺时就世，跟随季节的变换，追潮逐浪，赶着渔汛，风雨无阻地劳作，每每能俘获到最大最肥美的鱼。鲅鱼、真鲷、银鲳、鲈鱼，当然也有大虾、乌贼、章鱼，都是网中物，不仅可供自己和家人饱食无忧，而且还能在集市卖个好价钱，日子过得甚是富足。

他们中间，有一个童颜鹤发的老渔翁，一副小网，一叶扁舟，也时常出入风波，但黄昏时收网回家，却收获甚微。一位黎明即起，每天经过海滩上山砍柴的樵夫，傍晚担着柴禾回家，常常看见老渔翁在沙滩上挑拣捕来的渔获：总是把那些又大又肥的鳗鲡呀、鲳鱼呀、乌贼呀重新扔回大海，樵夫便问：

“你每天那么辛苦地出海，打回来的货物本就不多，却为什么把肥大的都扔了，尽留些细小的？它们虽也不错，但却不实惠，不会有什么人买啊。”

老渔翁回答说：“我年纪老了，吃过的鱼也多了，好吃的不好吃的，我都知道是个什么味道。但我的孙子年纪幼小，他的肠胃细弱，口齿娇嫩，那些肥腻之物，虽然味道很好，也很滋养，但他吃下去不能消化，坏了胃口，就会影响身体，所以我要挑这些细腻味美的，让他吃后可以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

樵夫听罢，便担着柴禾往回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见到

自己九岁的孙子，正与小伙伴们在海边戏耍。看见他们在美丽天空辉映下那结实健康的身姿，自在欢乐的情境，想起老渔翁的话，他不由地笑了。

目录

1995 - 1999

罪中之书	003
纪念	008
说	021
陷落	029
一座城市的虚构之旅	035
说吧，成都	045

2000

小悲哀	059
旅行纪	064

2001

静之湖踏雪	073
-------	-----

- 075 雕塑的背景
077 五月二十六日与友人游明长城
080 驳自由或一首作用于观察的诗

2002

- 085 三月二十九日晨自画像
086 即兴
087 七月十九日赴五指山途中作
088 八月三日夜散步有感
089 美景乃为远善
090 旧忆日日新
091 十月二十二日晨
092 无名岛
093 我常常是在夜里看见飞机
094 在海甸岛五西路等一位朋友
099 小诗

2003

- 103 晨起闻风声有感
104 挽歌
105 小水塘
106 醒来
107 裸体研究
108 十日夜散步有感

回答	109
父与子	111
周年	113
朝阳娃	116
我们的时代结束了	118
一个梦	122
小圆石	127
面包与运动	128
一首关于照片的戏谑诗	129
无情诗	131
一个夏夜	132
随手写下的一首诗	134
忆旧岁夜宿东胶海渔船	135
昨夜闻小蓓述文波戒烟之苦有作	136
风月	137
海南纪	145
海的形状	152
东胶行	154
三江行	155
十一月三十日与敬文东别后作	157
窗	158

2004

春秋解	161
忆旧事，给你	167
即景	168

169	七日凌晨三时醒来作
170	忆旧岁情人节马骅天涯海角裸泳
171	归来
172	流星
173	今天像昨天
176	雨，停了
177	诗
190	乌场行
195	散步
198	诗
199	九月二十四日与友人登黄山
201	给白云宾馆一位不知姓名的女服务生
202	传说
210	去海边
212	草地
215	一日将尽
225	后记

1995 - 1999

罪中之书

我愿用肺腑之言，用虔诚的歌声赎罪
直到灵魂完全习惯于和你们生活在一起
——〔德〕荷尔德林

1

我梦想的事物，逐渐高大，可以俯视梦想
从六月二十三日开始，一把新锄落满蜻蜓。在等着你
先前倒下的人，拖着你的影子在水中游离、扩散
那是你在走，在两册线装书中间的田埂上劳作
灰尘在背后发抖，但怎能惊动我

和檐下的旧车辐。当一个时代醒来
你指着蜘蛛和蝙蝠：“这昼与夜的使者
要爱着，如天空落下的稻谷和麦粒”
须眉震落的露珠，让搬运星星的田鼠在草丛里发呆
而光爬向树颠，我能否完整地想象你

并看清自己？“我还是不是你需要的儿子？”
你只保存着火焰，让最后一批蝴蝶也绕过神龛
那时，我躺在院中的刺槐树根读书，鸟携着天空
我们像来自不同村庄的炊烟，最终却在苍天拥抱
而那是不是你？把手伸向水中的夕阳，像要找回

早年失手打碎的红边细碗。这样的中药之夜
有人在井边摸索、喘息，月亮劈开黑发

“这将是寂静。一个人只能获得的暂时的存在
可以忏悔；让生活降下翅膀，把肉体平放”
而你站着：一棵青菜，向自己咳嗽用叶片捶胸

2

在秋天，劳动、贮藏、沉默，都能让水落石出
我醒来，开始沉重和疼痛。大地在落叶下旋转、升高
筑小小的家居，“一百个秋天，我望着你柔弱的圆盘”
你与一只白得苍茫的狗守在粮仓边抽烟
蛇钻进石头，石头在林中聚起霜，开始腐烂

我要等到走远的候鸟衔回闪光的肉体
才动身向一棵草走去。一个无所谓记忆和终点的人
他只属于自己的双脚和呓语。你想把柴薪堆进天空
用灰烬保存黑色。你去篱边穿衣说话
用最后的菊，记起了先人的诗篇和药箱

而我多久才能真实地一个人活着？像你头顶的天空
你用长命锁把影子与我紧锁一起，剩下的道路
不属于远在平原的今夜。需要我俯首背叛或拒绝
用无知的昏睡来忘记和承担，并让你从我手中长出手来
“那存在的，是否有一半属于秋天和诸神？”

我想说，想申辩，秋风却卷起舌头
明天，明年，是炊烟和鸡犬把村庄相连
我也许没有抵达一个白痴的固执，但我在坚持
我怎能与你在两个身体中隔断？泊居内心的村庄
“那最后的时刻，是不是自己改变自己，并把一切遗忘？”

这一天，我有幸与雪花同在南方的院坝徘徊
你忙着张贴春联，爆竹开花，是否有人回来？
把柏枝插满门庭，孩子被新衣接走
“让我一个人缺席，并用火焰洗涮双手”
我能加入那运送纸钱和青布的队伍吗？

鼓锣喧天。在小镇的狭窄处，我为一群手捧红薯的
孩子让路。你劈开瑞雪，麦苗今夜回不回家？
你的手离开了你，在另外的物质上传递福音
“这需要建构，犁铧飞翔，尘埃光亮。我用我的阴影注释你
……让屋顶停下来，可以昼夜安放声音”

我在城市错过了月光。有人离开，把灯拨亮
“你们从不缺少福祉和罪孽，必须把酒、肉端上土地”
而稻草指出方向，我的一半已消失，另一半
还在砸开石头，索要你的身影，而谁的脸靠在我的脸上？
“看，夜空收紧，牛角挑起繁星”

而十二月的风还是先于我们推开所有的门。你端坐堂屋
兄弟们漫步膝头，听风声走远。我突然想起
我应该跟随什么？两束光穿过瓦缝，却在我身上聚合
谁跟随我？仰着脸，让你踩上额头，把道路留下
“我们还将是两片绿叶吗？在春天，把大地重新托起”

一片瓦盖住脸，两根草缠起床，三颗雨砸烂锅
谁拼凑的皮肤，想在另一个躯体上重复、衰老、堕落？
光走在光中，捆着的衣饰，会不会碰见另一个赤裸的孩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爱这一切。虚妄的镜子夜夜醒来
找不回它的影像，“人啊，拿去吧，这是面包和酒”

我不能。我要守住这纸上的祈祷，来自蜜蜂的翅膀和众蚁的血
现在，草刺破了落草的雷；而我必须踏入同一条河流返回
你把凌乱的马匹装满我胸腔的庭院，并反复清扫
我努力躲避着。“为什么怕把自己惊醒？”
我问，你早已问过；我如果生活，你更生活着

“而移动阴影的只是阴影。”运草的人，多么像草
涌向我，比大地更高。那惊疑奔跑的村庄
三盏灯抬起路，两朵花封住门，一个人抱紧墙
“是谁，与大地共用一个肉身？”风摧毁着风，人指引粮食
如果有人已经代替我，是否还应该继续？

听，每根草中都有一个哭泣的孩子。当一个人走远
留下的思想和寂静，需要多少光和诗篇才能遮掩、填补？
“你爱过的事物，已不仅仅爱着我们。”粮垛如云，十指生根
停在午夜的村庄，像一部摊开的家谱，长星浩荡
我苦读，谁更像一盏哭瞎的灯笼？

一个老人向另一个老人打听：“早晨到早晨还有多远？”
你坐着，修改自己，删去睡眠、疾病和白发
让我一个人碰见生活。我爱上一个女人，她把阳光迎进胸前
晾衣绳串通露珠集体疯狂：“给些火焰，烧毁光和眼睛。”
这是真实的吗？我想赞美，变得多么虚伪

我呼吸，你便在门外的玻璃中游荡，你替谁继续沉默？
流水爬上树。稻草束住风。天空变薄，在松开云
在复活，重叠，在前后都逼迫向自己投降
而树根松开的泥土仍然盖住泥土，像人从人中站起、倒下
“最后一天，会不会产生另外的日子？”

哦，你在走。旧风车塞满黑暗，繁星卡住叶片
月亮即将升起。我张开双臂，光与光就在胸中碰响
今夜，一半清风留在天堂，另一半继续刮过村庄
如果我能追上你，早在二十多年前，你就会止住我的哭泣
交给青草和大地。而现在，你仍然在走

……我们是否要在不同的地方留下相同的灰烬？
这来自内部的阴影，肯定像一张智慧、发黑的咒符
落在门上，堵住开春的雨水。只让一个人向自己挥舞拳头
除了落下的光，没有一点声响。如果我是你的儿子
“你想我，就消失”

1995年，成都

纪念

1. 昨夜

只有昨夜：一个人突然躺在我瘦弱的双臂上
她太纯洁，以至于不可阻挡。“如果夜晚只能拯救”
“我们首先忘掉自身。”细风向窗缝移动黑暗
这么多人不被注意地衰老。事情刚刚开始
人必需有两次死去，至少要两个人才能完成一个人的命运
最后肯定不是我们能有幸在黎明前看到仆倒的人群

而夜晚并不需要你捂着发烫的额头到处寻找星辰
“睡吧，罪恶在黑夜到达，同时用两个肉体加以传递”
如果抽去旅馆涂白的四壁，我们将被同类目睹
是的，尽管我再次推迟梦想，不断改动双臂的位置
习惯在萎缩的房间猥琐地拥抱，践踏身体周围的黑暗
人类仍然恐惧言说，甚至拒绝动物弄出声响

“那么，我们爱吧，用做爱代替歌颂和愤怒”
我认识所有席梦思上的女人，她们同样的睡姿
同样抗拒生活，在辗转中消除身体的繁荣
你也许想到了我，仅仅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夜晚
让生活翻转过来，甚至还来不及验证事物的另一面
我们的力量就足以毁掉我们中的任何一个